

卷二十四

書名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慶長中古活字印本  
撰者 晉 杜預 撰  
卷 卷二十四  
內容分類 經-春秋-春秋左傳-晉  
索書號 貴重-25  
編號 A 293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293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2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慶長中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

杜氏 盡十一年

傳惠公元妃孟子

言元妃明始適孟子卒不

薨不成喪也無諡先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也蓋孟子之姪娣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

謂稱孟子之姪娣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

其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婦人謂嫁

成字有右生相公而惠公薨言歸魯

呼皆迭對也迭更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

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傳言吳先有謀

春秋經傳集解昭四第二十三

春秋經傳集解昭五第二十四

杜氏 盡二十二年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未同盟而赴以名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來告故書天火日災六月邾

人入郕郕國今琅邪開陽縣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

羽自棄遷也畏郕而樂遷故以自遷為文

傳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

毛伯過周大而代之代居其位襄弘曰毛得必亡



是昆吾綏之日也。修故之以昆吾夏伯也。綏熟也。修惡積熟。

以乙卯日。與集同。誅。而毛得以濟。修於王都。不亡何待。

為二十六年。毛伯奔楚傳。三月曹平公卒。為下。曾葬見。夏原伯起本。

五月火始昏。見火心星。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

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七日其

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戊寅風甚。

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

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古。

以審前年之言。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言經所以。

書。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用權罽懷火。

子產不聽。今復請用之。鄭人請用之。信竈。子產不可。子

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

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

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

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難明。雖裨

竈猶不足。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



大祥里析鄭大夫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

弗良及也言將先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

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及

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

以其嘗與已言故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

晉人新來未入使司寇出新客新來聘者禁舊客

勿出於宮為其知國情使子寬于上巡群屏

攝至于大宮二子鄭大夫昇攝祭祀之位大

之使公孫登徒大龜登開卜使祝史徒主柘

於周廟告于先君柘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

廟易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徹備商成公徹

同宮商成公鄭大夫司出舊宮人寘諸火所

不及舊宮人先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備非行

火所燬燬多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為部伍登

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司寇縣土也火

哭故戒保所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為祭處



者就大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祈于四

廊廊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書焚室而寬其故祈祭之以禳火之餘災

征與之材征賦稅也三日哭國不市示憂戚不憂戚不市使行

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

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不義所以亡六月

邾人籍稻邾姓國也其君自出籍稻蓋履行之邾人襲邾邾

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斬得閉門者頭遂入

之盡俘以歸邾子曰余無歸矣從幣於邾邾

莊公及邾夫人而舍其女為明年宋伐邾起秋葬曹

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原伯魯周大失與之語不

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

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國亂俗壞言者適多漸以及大

在位者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

不害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

以為無害遂不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

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殖生長也言學之進



德如農之殖留日新日益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治為

也也被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振棄乃簡其

大蒐將為蒐除治兵於廟城內子大叔之廟

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庭舊過期三日

處小不得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

安而命速除乃毀於而向而女也毀子產朝

朝君過而怒之怒不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

者止之曰毀於北子言子產仁不火之作也

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

公孫而授兵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

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

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

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

執事憫然授兵登陴憫然動將以誰罪邊人

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

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



隱之閒謀之以啓貪人存為敝邑不利存重

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說解不幸

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

晉言鄭雖與他國為竟每瞻望晉歸赴之既事晉矣其敢有二

心傳言子產有備趙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

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十三年平

許自夷還居葉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

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自以舊國不專

事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許先鄭曰

余俘邑也隱十一年鄭滅許而復存之故曰我俘邑葉在楚國方

城外之蔽也為方城外之蔽障土不可易易輕國不

可小謂許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

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於傳時白

羽改為析

經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為邾夏五月戊辰許

世子止弑其君買加弑者責止已卯地震無傳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

無傳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

陰縣今屬南鄉

群令尹子瑕城郊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

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遷陰城郊皆欲以自完守

楚子之在蔡也

蓋為大夫時往聘蔡

郕陽封人之女奔

之生大子建

郕陽蔡邑

及即位使任奢為之師

伍奢

伍舉之子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

曰建可室矣

室妻

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

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

王自取之故稱

夫人至為下邠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

請師

寧向戌子也請於宋公伐邠

二月宋公伐邠圍蟲三

月取之

蟲邠邑不書圍取不以告

乃盡歸邠俘夏許悼公

瘞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

止獨進藥不由醫

大

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

舍藥物可也

藥物有毒當由醫非九人所知譏止不舍藥物所以加弑君之

名邾人邾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終宋



公伐部事趙子為舟師以伐濮濮南夷也費無極言於

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

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城父今襄城城父縣

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

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

人也為明年譜大子張本秋齊高彘帥師伐

莒莒不事齊故莒子奔紀鄆紀鄆莒邑也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

使孫書伐之孫書陳無字初莒有婦人莒子

殺其夫已為嫠婦寡婦為嫠及老託於紀鄆紡績

以度而去之因紡績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以報讎及

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或獻諸子占子占

使師夜繼而登綠繩登城登者六十人繼絕師鼓

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

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怨不在大是歲也鄭駟偃卒

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子游駟偃也弱幼少其父兄

立子瑕子瑕子游叔父駟乞子產憎其為人憎子且



以為不順

舍子立叔不順禮也

弗許亦弗止

許之為違禮止之為

違象故

駟氏聳

聳懼也

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

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

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上亦弗予大夫謀對

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

不獲天福

寡君之

二三臣札瘥天昏

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天未名曰昏

今又

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

宗室私族於謀而長親

於私族之謀宜親之長者

寡

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

言大自欲亂

非國所知

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

憚過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

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

在十三年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

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

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遣人報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

三十



年吳縣州來今流城而取之昔吳滅州來在

成莊王曾孫棄公諸梁父也三子旗請伐之主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

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

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成曰吾聞撫民

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

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轉遷忘

寢與食非撫之也傳言平王所以不能霸鄭大水龍闕

于時門之外有淵時門鄭城門也消水出災陽於縣東南至潁川長平

潁國人請為祭焉子產弗許曰我闕龍不我

覲也覲見也龍闕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

也淵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傳言子產之知今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蹶由吳王第五年靈

以王執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

之謂矣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人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舍前之

忿可也乃歸蹶由言楚子能用善言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曾自鄭出奔



宋無傳嘗有玉帛之使秋盜殺衛侯之兄來告故書鄭曹邑

齊豹作而不義故書曰冬十月宋華亥向寧盜所謂求名而不得

華定出奔陳與君爭而出皆書名惡之十有一月辛卯蔡

侯廬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是歲朔旦冬至之歲

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

月記南至日梓慎望氛氛氣也特魯侯不行以正歷也登臺之禮使梓慎望

氣曰今茲宋有亂國樂亡三年而後弭蔡有

大喪為宋華向出奔蔡侯卒傳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

戴族華氏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傳言妖由人興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

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

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

一過多矣一過納建妻何信於讒主執伍奢忿奢切言

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

子寬故遣令去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



城父人執已以呈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

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

如事余臣不佞也佞才也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

命以周施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

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名而不來

是再奸也奸犯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

日善其言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

國盡以免其父名之彼仁必來不然何為患

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負

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為棠邑大夫負尚弟子奢曰爾適吳我將歸死

吾知不逮自以知不及負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

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

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仁者貴成功

擇任而往知也負任知死不辟勇也尚為父

不可奔俱去為奔父名不可廢俱死為廢名爾其勉之

相從為愈也愈差伍尚歸奢聞負不來曰楚君



大夫其盱食乎將有吳憂楚人皆殺之負如

與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吳公子光曰是

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光則公子闔廬也反復也

負曰彼將有他志光欲弑僚不利負用事余

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進勇

在邊乃見鱄設諸焉鱄諸勇士而耕於鄙為二十

弑僚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

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恐元公殺已華

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

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

圍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八子

黨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劫癸卯取大

子藥與母弟使公子地以為質藥景公也及地皆元公

弟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生

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為此冬華衛公孟

縶狎齊豹公孟靈公兄也齊豹齊惡奪之同



寇與邲

邲，鄭地。

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

繫足，不

役則以官邑還，邲使行。

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圍欲去

之

子，喜，貞。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

宣姜，靈懼

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圍公子朝

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

燕達也。

為駟乘焉

為公孟駟乘。

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

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

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

言子借我以吾名，故公孟親近我。

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

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

使子言不信也。

子行事

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

周猶終竟也。

而歸死於公

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

平壽，衛下邑。

公孟有

事於盂，獲之門外。

有事，祭也。盂，獲衛郭門。

齊子氏帷於

門外而伏甲焉。

齊豹之家。

使祝鼂寘戈於車薪以

當門。

要其前也。使一乘從公孟以出。

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駟乘及閔中。

閔，曲齊門中。



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

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闔門入廢北

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公副及公

宮鴻駟馳駟乘于公鴻駟馳傳就公公載寶

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從公

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肉袒示

齊氏爭執蓋蔽公而去闕空齊氏射公中南

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不欲公踰而從公

公如死鳥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

從公朱鉏成子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青項

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

衛君也乃將事焉將事行遂從諸死鳥請將

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

無所辱君命宿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

執事阿比也命已臣不敢貳貳違主人曰君

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



有宗祧在言受聘當乃止聘事衛侯固請

見之欲與青不獲命以其良馬見以為相為

朱致使故也未致使故不衛侯以為乘馬其喜

敬已故賓將振振行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

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

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

役是不有寡君也有相臣懼不免於戾請以

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設火燎以備守齊氏之宰

渠子召北宮子北宮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

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

喜盟于彭水之上喜本與齊氏同謀秋七月

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

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皆齊閏月戊辰殺軍

姜與公子朝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滅齊

賜析朱鉏謚曰成子霄從而以齊氏之墓予

之皆死而賜謚及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



子石公孫青言其有禮釋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

子之教也衛侯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

必及於其罰有罪亦當并受其罰在康誥曰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尚書況在群臣臣敢貪

君賜以干先王言受賜則犯琴張聞宗魯死

琴張孔子弟子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

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

魯君子不食姦其姦是食姦也知公孟不善而受不受亂許

行事是受亂也不為利疚於回疚病回邪也以利故

不以回待人知難不告是不蓋不義以周事

不不犯非禮以二心事繫是非禮宋華向之亂公子城

平公公孫思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宜

皆皆向楚建楚平王之郕申小邾穆出奔鄭八

宋宋大失皆公莒徒與華氏戰于鬼闔八子之

潁川潁平縣敗于城子城適晉子城子城為華氏

晉晉為明年子城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



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

公子而後歸華或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

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

華費遂將攻華氏費遂大同對曰臣不敢愛

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恐殺大子臣是以

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

詢恥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

向奔陳華登奔吳登費遂之子向寧欲殺大

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

歸之有庸可以為功善使少司寇輕以歸以三公

也輕華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

為質必免質信也送公子歸公子既入華

輕將自門行從公門去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

而無罪也入復而所而女也所齊侯疥遂疔

疥瘡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多在

梁丘據與裔歎二子齊言於公曰吾事鬼神



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

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

祝固史弔以辭賓殺置圍以辭公說告於

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日往日也宋盟屈建

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

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

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

建以語康王楚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

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又襄公曰據

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

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

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

君有功德祝史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

史與焉與受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

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

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情高臺



深池撞鐘舞安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奪也以

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

還忌還顧也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

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

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也進退無辭則虛

以求媚作虛辭以求媚於神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

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

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

可為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

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

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侯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

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介隔

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承嗣大

失強易其賄承嗣大夫世位者布常無藝藝法言布政無

制法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也內寵

之妾肆奪於市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為



教令於邊鄙教令於邊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

民人皆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自損聊

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平原姑尤以西姑尤齊東

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

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萬萬曰億君若欲誅

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

去禁薄斂已責除逋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言疾

愈行獵招虞人以弓不進虞人掌山澤之官公使執

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

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

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

不進官君子韙之也韙是齊侯至自田晏子侍

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公曰唯據與

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

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

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燂宰夫和之齊之



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清益也洩減也君子食之

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君所謂可而有否

焉否不可也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君所

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

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

既平詩頌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

於大斯頌無言時靡有爭總大政能使上下

和羹皆如先王之濟五味濟成和五聲也以平其

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二體詳者

武三類風雅四物雜用四方之五聲宮商角

六律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七音

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

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

謂之八風八方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以

相成也言此九者合然清濁小大短長疾徐

衰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

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



音不瑕

詩幽風也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闕

今據不然君所謂

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

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

不可也如是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

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

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

爽鳩氏少皞氏之司寇也

季荊因

之

季荊虞夏諸侯之代爽鳩氏者

有逢伯陵因之

逢伯陵殷諸侯姜姓

蒲姑氏因之

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

而後大公因之

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齊公於所樂

志於不死晏子稱告以節其情願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

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

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

弱民狎而翫之

狎輕也

則多死焉故寬難

難以治

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

盜取人於萑苻之澤

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

大叔悔之

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



盜盡終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

慢則糾之以猛糾猶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

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

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

寬也詩大雅汔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

以毋從詭隨詭人隨人無正心不可從以謹無良謹勅式

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遏止也慘曾也言

為寇虐曾不畏明法者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平之以和也柔安也邇近也遠者懷附曰

不競不紱不剛不柔詩殷頌言湯政得中布和競強也紱急也

政優優百祿是道道優優和也和之至也及子

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見愛有古

人之遺風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

使士鞅來聘晉頃公即位道嗣君宋華亥向寧華定自

陳入于宋南里以叛自外至故曰入叛其邑故曰叛南里宋城內里



名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

卒叔弓之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為太子則失

人所逐故以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辭

**傳**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周景王也無射鐘名律中

射汾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今樂官州夫

樂天子之職也職所主也夫音樂之興也樂因音

而鐘音之器也音由器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

俗作樂器以鐘之鐘聚也以興以行之樂須音而

行小者不窕窕細大者不撝撝橫大則之於

物物和則嘉成嘉樂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

心心億則樂億安窕則不咸不充滿撝則不

容心不心是在感感實生疾今鐘撝矣王心

弗堪其能久乎為明年天三月葬蔡平公蔡

大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大夫送葬

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

其亡乎若不止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



位民之攸暨詩大雅暨息也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

身特從之為蔡侯朱出奔傳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

政叔孫昭子以三命為國政季孫欲惡諸晉憎叔孫在已上位發使得

罪於歸費在十四年牛禮各如其命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鮑

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

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

牢言魯不能以禮事大國且為哀七年吳微百牢起宋華費遂出華

驅華多僚華登驅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公御

士與驅相惡乃譖諸公曰驅將納亡人亡人華亥

等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

遂為大同馬良子謂華登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

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言若愛大司馬則當亡走失國死如

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以此死勿慮其遠以恐動公公懼使侍

人召司馬之侍人耳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

告司馬使逐驅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

使逐驅



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

逐華軀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

之酬酒幣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公賜張句尤

之張句華軀臣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

劍而訊之子皮華軀宜僚盡以告告欲因田

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

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

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力朝

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白任鄭翩殺多僚

樂大心豐愆華軀禦諸橫梁國睢陽縣華氏

居廬門以南里叛廬門宋東六月庚午宋城

舊廊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舊廊故城也桑林城門名秋七

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

也禍福何為也物事對曰二至二分一至冬至夏至二分

春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

秋分



也至相過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其他月

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陰侵陽是陽不勝陰於是

叔輒哭日食意在於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

哭也八月叔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

氏登前年奔吳齊烏枝鳴戌宋烏枝鳴齊大夫厨人濮曰

濮宋厨邑大夫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

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

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

敗吳師于鴻口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獲其二帥公子

皆鵠偃州負二帥吳大夫華登帥其餘吳餘師以敗

宋師公欲出出奔厨人濮曰吾小人可籍死可借

使死難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請君待復戰決勝負乃徇

曰揚徽者公徒也微識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

之見國人皆揚徽睢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

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

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



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北敗走

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

敗華氏于新里新里華氏所取邑翟偃新居于新里

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居華氏地而助公戰華姓居于公

里亦如之姓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偃新說甲歸傳言古之為軍不此小忿

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

曹輸胡曹大失會晉荀吳中行穆子齊苑何忌齊大失

衛公子朝前年出奔衛今還衛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

赭丘赭丘宋地鄭翩願為鵠其御願為鵠鄭翩華氏黨鵠

衛皆陳名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為右子祿向宜于犇御

呂封人華豹張匄為右呂封人華氏黨相遇城還

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呼已反還戰將注豹

則關矣注傳失關引弓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平公公子

城之豹射出其間出子城子將注則又關矣

曰不狎鄙也狎更也抽矢豹止城射之殪豹死張匄

抽矢而下及長丈二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



折軫

折軾車軾

又射之死

旬

于讎請一矢

求

城曰

余言女於君

欲活之

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

也

同乘其伍當皆死

于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

乃射之殪

又

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

膺而呼見華魋曰吾為藥氏矣

晉藥盪還入作亂而死事

在襄二十三年魋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也

廷恐

使

華登如楚乞師華魋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

犯公師出送華登

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

復入

入南

楚遂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

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

助無乃不可乎主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為明年華向出奔楚傳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

東國

東國隱太子之子平侯之弟朱叔父也

而謂蔡人曰朱不

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

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

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

盟于鄧依



陳蔡人其子有二心故廢之子謂朱也靈王殺隱

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

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言權在蔡則蔡無他心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叛晉屬鮮虞晉將伐鮮虞故

辭公將有軍事無暇於待賓且懼洩軍謀

經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

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言自南里別從國去大蒐于昌閒

無傳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

景王叔鞅叔弓子二月而葬亂故速王室亂承叔鞅言而書之未知誰是故

但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河南鞏縣西

子朝難出居皇王猛書名未即位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

王城王城郊鄆今河南縣冬十月王子猛卒

未即位故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

有庚戌又以長歷推校前

後當為癸卯朔書癸酉誤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

伐莒啓齊大夫北郭佐之後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牧



失莒大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

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地莒齊侯伐莒敗

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竈齊大夫莒子如齊

涖盟盟于稷門之外稷門齊城門也莒於是乎大惡

其君為明年莒子來奔傳楚蘧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

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無寧寧也

言華氏為宋宗廟之羞恥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

不能媚於父兄華而公族也故稱父兄以為君憂拜命

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

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

亢不衷以弊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

患之患宋以義距之諸侯之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

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

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言華氏不能復為宋患救

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

已已宋華亥向寧華定華魋華登百皇奄傷



省臧士平出奔楚

華疆已下五

宋公使公孫

思為大司馬

代華

邊印為大司徒

印平公曾

樂祁為司城

祁子卑孫

仲樂為左師

幾仲江

樂大心為右師

代華

樂輓為大司寇

輓子

以靖國人

終梓慎之言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

景王

子朝景王之長庶

王與賓孟說之欲立

之

孟即起也王語賓孟

劉獻公之庶子伯蚡

事單穆公

獻公劉擊伯蚡

惡賓孟之為人

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

朝

有欲位之言

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

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

畏其為犧牲奉遽歸

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

雞犧

寵飾然卒當見殺若人見寵

犧者實用人人

犧實難已犧何害

言設使寵人如寵犧則不

已則無患害已喻子

王弗應

十五年太子壽

復欲立子朝而未定賓孟感雞

夏四月王田



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北山洛北

單劉不欲立子朝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欲因田獵先殺之

氏四月十九日河南戊辰劉子擊卒二十無

子單子立劉蚡蚡事單五月庚辰見王見王

遂攻宿起殺之黨子朝故盟群王子于單氏王子

王故單劉立之懼諸王晉之取鼓也在十既

獻而反鼓子惡獻於廟又叛於鮮虞叛晉屬六

月荀吳略東陽略行也東陽晉之山使師偽

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昔陽故肥遂

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守鼓

涉佗晉子已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

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百工百官也

孫帥郊要餞之甲三邑以逐劉子逐伯壬戌

劉子奔揚揚周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悼

子猛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子還子朝

單子得王癸亥單子出失王故王子還與召



莊公謀

莊公召伯與子朝黨也

曰不殺單旗不捷

旗單

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

從還

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

頃子樊齊單劉黨

遂奉王

以追單子

王子還奉王

及領大盟而復

領周地發重盟令單

子劉子復歸

殺摯荒以說

委罪於荒

劉子如劉

歸其單采邑

子亡乙丑奔于平時

平時周地知王子還欲背盟故亡走

群王

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鞮延定稠

八子靈景之族

因戰而殺之

子朝奔京

其黨死於

丙寅伐之

單子

京人

奔山劉子入于王城

子朝奔京故得入

辛未鞏簡公

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

甘鞏二公周卿士皆為子

朝所敗

叔鞅至自京師

葬景王還

言王室之亂也

所經

以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

也

閔馬父閔子馬魯大夫天所廢謂群喪職秩者

單子欲告急於晉

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圍車次于皇

出次以示急戊寅七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

處守于王城

王子處子猛黨守王城距子朝

盟百工于平宮



平宮平王廟

辛卯鄆胙伐皇

鄆胙子朝黨

大敗獲鄆胙

壬辰焚諸王城之市

楚鄆

八月辛酉司徒醜

以王師敗績于前城

醜悼王司徒前城子朝所得邑

百工叛

司徒醜敗故

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

百工伐單氏為單氏所敗

庚午反伐之

單氏反伐白工

辛未伐東園

百工所在洛陽東南

有圍

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

九州戎陸渾戎十七年滅屬晉州鄉屬也五州為鄉

及焦瑕溫原之師

焦瑕溫原四邑

以納王于王城

丁巳在十月經書秋

庚申

單于劉蚡以王師敗績于郊

黨所敗前城

人敗陸渾于社

前城子朝衆社周地

十一月乙酉王子

猛卒

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謚曰悼王雖未即位周人謚曰悼王

不成喪也

釋所以不稱王崩

己丑敬王即位

敬王王子猛館于母弟王子苟

子旅氏

子旅周大夫

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

辛司馬督司馬帥師軍于陰籍談于侯氏荀

師于谿泉

賈辛所軍鞏縣西南有明谿泉

次于社

司馬督王所次

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

王師分在三邑洛陽西南有大解小



解  
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子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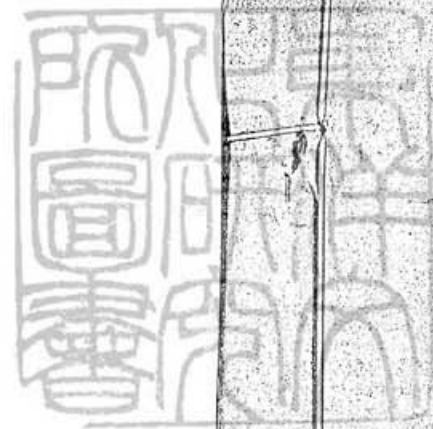
晉大夫濟師渡伊洛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

京毀其西南京楚子朝所在

春秋經傳集解昭五第二十四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